



怎樣學習國語

東北書店發行

怎樣學習國語

葉克編著

怎樣學習國語

編著者 葉

克

印行者 東北新華書店

• 一九五〇年五月再版 •

10,001—40,000 (長)

給讀者

根據個人近幾年來教國語的體驗，一般具有高小程度以上水平的學生，他們學習國語時，普遍的存在着以下的幾個問題：（一）錯別字，（二）寫不出，（三）寫不通，（四）寫不好，（五）人稱搞不清楚，（六）體裁不明白，（七）標點符號不會用，（八）寫日記總是流水賬，等等。這原因，有的是因為敵人統治太久，學中文不容易，例如像東北；有的因為八年抗戰的影響，一般的國語程度都低落了。但主要的，還是因為中國文字本身的許多限制，和我國學習國文的傳統，不去研究學習方法的緣故所致。

我們過去學習國語的老法子，就是『三多』：多讀、多看、多寫，叫做『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的『神而明之』，因襲了讀古文的老法子。其實，這是非常不夠的。什麼叫做國語呢？國語就是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的規律和方法的一種科學，科學的本身就是很講究方法的，『神而明之』只能單純的憑着經驗，而這經驗也只是零碎的片段的，這就是那些文章寫得不錯的人而對於寫作方法却又只知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道理。所以，研究國語就

應該有方法，不是單純的多讀。多看，多寫，而應該是怎樣的讀，怎樣的看，怎樣的寫，譬如錯別字，也有它『錯』和『別』的道理的。把『鑒子』寫成『橙子』，把『痰孟』寫成『啖孟』，就是因爲『鑒』『橙』『痰』『啖』『孟』『孟』的字形相像的關係，把『隨便』寫成『遂便』，把『浴池』寫成『藥池』，把『編輯』寫成『編記』，就是因爲『隨』『遂』『浴』『藥』『輯』『記』的字音相近的關係。所以，假如我們能够懂得一點中國文字發展規律的一些常識，那末，消滅錯別字就比較容易了。

其他如『寫不出』有寫不出來的原因，『寫不通』有寫不通的原因，同時，也有寫得出，寫得通的方法，如果我們能够懂得了這些方法，對於掌握中國語言文字規律的過程，是可以大大的縮短的。

然而，那一些是學習國語的人的最基本的方法呢？最少，他應該懂得那些常識呢？幾年來，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我從同學們的實際困難中，覺得應該解決如下的一些問題：語言的產生，文字的產生，說話和作文的關係，中國文字的規律，寫作的一般常識等等。總之，這就是本書所談到的一些問題。

本來，我計劃根據這種精神寫一本小冊子的，但因近年來生活的流動性太大，一直沒有

較長的時間容我動筆。而且，恐怕將來也很難有的，最近因病有一個短短時期的休息，我根據原來計劃的精神，選編了一些短文，以補自己這個心願。這些文章，大部份是經過自己在教學過程中加以試驗且獲得一定效果的。從（三）到（十）的八篇，是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所編六本『中等國文』裏，附在各個單元後邊的，都零星的解決了同學們的實際困難。除了葉聖陶先生的『寫作是極平常的事』和孫起孟先生的『怎樣才寫得通』等篇以外，都是筆者在烟台膠公文科講課時所寫的講義。特別應該聲明的是『話是誰造的？』和『文章的體裁』兩篇，前者是根據廖庶謙先生的口語文法略加編寫，後者是憑着對於葉聖陶先生的『文章例話』的一點記憶，根據個人的分析改寫的。（因為手頭無書，不能選出。）

我的企圖是，讀了這本小冊以後，可以解決學習國語的一般困難，如果能够根據這精神，進一步研究（例如看了伊林的『幫助記憶的東西』而去讀『書的故事』和韓伯奇的『中國文字的演變』等），我相信，怎樣學習國語的一些初步的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了。

當然方法並不等於鑰匙那樣簡單，只要有了它，可不必再用腦筋就把『學習國語的困難』的這把鎖，一下就開開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於大連和平醫院

目 錄

給讀者		(一)
話是誰造的？(語言的產生)		(一)
幫助記憶的東西(文字的產生)		(五)
說和寫(說話與作文的關係)		(一〇)
識字(中國文字的規律)		(一五)
書法和字體(字體常識)		(二〇)
我你他(人稱)		(二五)
語氣(句子的語氣)		(三〇)
句讀和語調(標點符號)		(三六)

日記（寫日記的方法）	（四二）
書信（寫信的方法）	（四八）
記錄（當記錄的方法）	（五六）
文章的體裁（文章形式）	（六一）
寫作是極平常的事	（六五）
怎樣才寫得通（語法）	（七二）
怎樣才寫得好（修辭）	（七五）
文章中的對話（語言的敘述和描寫）	（七九）
事物的特點	（八二）
人物的動作和語言	（八六）

話是誰造的？

我們原始的祖先，既不會作文，也不會說話的。人類自從直立步行脫離獸類以來，說話還是很晚很晚以後的事。

人類一向就是過着共同生活的。在原始社會的時候，人們就是共同打獵，共同捕魚，共同找果實，共同分配吃的東西。

在最初，他們都是不會說話的；不過，當他們共同勞動的時候，常常自然的，大家共同的，發出一種配合着共同勞動的呼喊。

好比，共同打獵的時候，共同捕魚的時候，共同攀折樹枝的時候，共同推動石塊的時候，他們總是很自然的發出一種共同的呼聲來。

這樣的一種呼聲，我們叫他做『勞動的呼聲』。

這一種呼聲，是因爲工作緊張的時候，用着很大的力氣，人們的呼吸器和發聲器，就應

和着這種動作，自然的發出一種聲音來了。

在我們目前的社會裏面，類似這樣的呼聲還可以聽得見。比方，像建築工人合力用一個鐵樁去打牢地基的時候，大家便發出一種『伊荷海』的聲音；像工廠工人共同抬動一件重東西的時候，大家便發出一種『海噶，海噶』的聲音。

並且，在勞動的過程當中，或者在勞動以前，或者在勞動以後，圍繞在那個共同勞動的中心任務上，還可能發出另外一種比較勞動呼聲稍微不同一點的聲音來。

好比，當共同攀折樹枝的時候，那一個樹枝忽然一下子斷脫，那時候，大家便會發出一種『驚駭』或者『歡笑』的聲音來。

又好比，當大家出去打獵的時候，突然間跑來了一隻老虎，那時候，大家也便可能發出一種『驚駭』的聲音來；到了打死那隻老虎以後，大家又可能發出一種『歡笑』的聲音來了。

這樣的聲音，雖然也還是和共同的勞動有一種間接的關係；但是，我們認為這裏面不免已經包含着或多或少的感情成份；因此，就另外替他起上了一個名稱，叫做『感嘆的聲音』了。

那時候，不管是『勞動的呼聲』或是『感嘆的聲音』，在它的本身上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不過，過了一些時候，當人們發出慣了而且聽慣了各種勞動呼聲和感嘆的聲音以後，大家就只要聽到了某一種勞動的呼聲，就知道有人正在進行某一種勞動，只要聽到某一種感嘆的聲音，就大體知道人們發生了是『歡快』還是『驚駭』的事情了。

這樣一種發展的過程，就使得一種勞動的呼聲，能够反過來表示一種勞動的意義，一種感嘆的聲音，也能够反過來表示一種『感嘆』的意義了。

到了再後一些，這種勞動的呼聲便又更進了一步。

當一種勞動正要開始，或者正在開始的時候，首先由一個領班的或者首先動手工作的人，發出那種工作的勞動呼聲來；那時候，凡是應當而且可能參加那一種工作的人們，就把那一個呼聲作為一種召集他們去勞動的呼聲了。

我們平日曾經看到：許多人準備抬起一件重東西的時候，首先由一個人動手，同時發出一個『海噯，海噯』的聲音；那時候，那些要來共同工作的人們就應和着那種聲音共同來做那一件工作了。

事實上，這就是原始人的語言。

所以，語言這種東西，它就是在我們人類共同生活的聯繫上發生的，在我們人類共同勞動的過程上發生的。

當它最初發生的時候，是在一種很自然的狀態下發生的，而是爲了生活上的需要而產生的，並不是首先有人故意創造了語言，然後才教以後的人們說話。到了發生以後，它就慢慢的變成促進思維的工具；而且，它總跟着人類生活的豐富而更加充實，不斷的改革，不斷的進步着。

（葉克）

幫助記憶的東西

我認識一位老人，是一位善良溫和的長者。看起來，決不會以爲他有八十多歲。他的眼光明銳，他的面頰發紅，他走路和青年人一樣輕快。樣樣都好……只有記性壞了。他跑到一塊地方去，會忘記他去幹什麼的。他記不住人家的姓名，我雖然認識他很長久了，他常常喊錯我的名字。

如果你請他替你做一件事，他會向你問了一遍又一遍，用心記住這件事。爲着當心不要忘記這件事，他在手帕上打個結，使他好記住。他的手帕常常打了許多結。但是這些結依然不能幫他一點忙。他拿出他的手帕來，那上面大約有了一打左右的結——但是他一點想不起那些結是代表什麼事。就是一個記性最好的人，要辨認用這樣奇怪方法寫成的一本書，也會感覺困難。

如果我們這位老人，用各種不同的結，每個結代表一個字或一句話，這又當別論了。那

麼不論是誰，都能幫助他辨認他的記憶結。

在人們不知道寫字以前，確是這種記事的繩結。中國的古人，就是用結繩記事。波斯人和墨西哥人都是這樣做。在南美洲，秘魯的人民，特別精於這種困難的記事法。就是現在在那種地方，我們還可以遇見懂得繩結語言的牧人。

結在棒上的結，離棒越近，所指的事越緊要。黑結表示死亡。白結是銀子或和平。紅結是戰爭。黃結是金子。綠結是穀類。如果結上完全沒有染色，就是代表數目：單結是『十』，雙結是『百』，三結是『千』。

認識這種文字，並不容易。你得注意繩的粗細，結是怎樣打的和怎樣排列的。正像現在的孩子要學習字母一般。秘魯的孩子在那個時候，必須學習那種繩結字母。

別的印第安人，那些休倫人和伊洛格瓦人，用各色貝殼的小珠來代替繩結作文字。他們把貝殼鋸成扁平的小圓珠，繫在一條繩上。他們用這種珠串做成整條的帶子。

同樣，黑的是指示那類不順意的事——死亡、災禍、驚嚇。白的是代表和平；黃的是金子或貢物；紅的是戰爭或危險。這些顏色直到現代，仍保存牠們古時的意義。白色旗幟依舊如從前一樣是和平的表記。黑色是悲哀的象徵，紅色是革命的標幟。

在海軍裏面，他們製成整套的旗語。在軍艦上，就用繫在桅桿上的旗幟互相會話。

鐵路上的記號又是什麼呢？鐵路上所用的顏色，也都保持着這種原始的意義。

認出這些有色的貝殼的意義，是很不容易的。那些酋長都有整袋的貝殼帶。伊洛格瓦族中的青年們，每年有兩次，要聚集在一處林中，聽族中有學識的年長的族長教他們貝殼的秘密。

如若有一個印第安族，差遣送信人到別族去，那送信人就帶着這彩色的珠串『貝殼珠』。

送信人拿起這五光十色的珠串，發出虹的種種光彩，說：『酋長，請看這些貝殼，聽臣稟告！』於是他每指一個貝殼，就說出一句話。

沒有口頭的解釋，那是很難明瞭那貝殼珠的意義。假定一根綫上有四個貝殼：一個白的，一個黃的，一個紅的，和一個黑的。這封信就是說：『我們願意和你們締結『同盟』，只要你們情願向我們『進貢』；但是如果你們不同意，我們就要和你們開『戰』，『消滅』你們。』或者你可以把牠從反面解釋出來：『我們祈求『和平』，準備獻上『黃金』；如果『戰爭』下去，我們就要『滅亡』了。』

凡是作貝殼書信的印第安人，爲着防免錯誤，都親自把信送去，再把牠高聲朗讀出來。那書信並不能代替人，不過幫助人記住他所要說的話罷了。

像這樣幫助記憶的東西很多。比如，人們計數羊羣的羊數，或倉庫中麵粉的袋數，就在棒上刻成痕跡。塞爾維亞的農民，到現在仍用棒來代替賬簿和單據。比如，有個農人從商人那兒賒買四袋麵粉。他就削光一根小棒，在棒上刻四條大痕，和一條小痕，用來作爲收據。於是他把那棒直剖爲兩半，一半給那商人，一半自己保存着。

到了付賬的時候，便拿這兩半合攏。這是不能作弊的，因爲那些痕註明了賬款的數目。人們又常在棒上刻痕跡，記載日期。這就是魯濱遜在荒島上所用的那種日曆。我們都會聽說過『惡人』在荒野的西方的古時候，怎樣在檣上刻着一條條的痕，代表一個個的犧牲者。

（註釋）

（伊林）

〔伊林〕蘇聯著名作家，著有『人和山』，『五年計劃故事』，『十萬個爲什麼』等富有文藝價值的科學故事。本文就是他所著書的故事的第二章。

〔波斯〕就是現在的伊朗，在亞洲西部，北臨裏海，南面波斯灣。

〔墨西哥〕美洲的一個共和國，在美國南面。

〔印第安人〕南美洲的土著民族，休倫人和伊洛格瓦人，都是印第安人的支流。

〔塞爾維亞〕歐洲南斯拉夫國內的一組成部份。

〔魯濱遜〕英國迪福所作著名小說『魯濱遜漂流記』中的主人翁，因航海失事，一人漂流到一無人煙的荒島上，生活了好多年。